

传统聚落对垂直地带性的空间适应策略

——以傣傣族的立体人居模式为例

俞志飞

工作单位 保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本文站在“主位”空间角度，切入点为垂直地带性生计方式，将傣傣族的立体人居模式作为阿里，选择典型案例——同乐村，探寻立体人居模式对傣傣族聚落、空间特征所产生的影响，所得结论仅供参考。

关键词：传统聚落；垂直地带性；立体人居模式；空间适应策略；傣傣族

人文垂直地带性叠加在自然垂直地带性上，表现的是人文谱系，包含了各类人文现象，比如：民族、宗教、语言、聚落与人口等，相比自然垂直地带，复杂度更高。

一、傣傣族的人居环境概况

傣傣族族源归根结底为氏羌系族群，在无数次迁徙后，分布在当前云南省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两岸河谷坡地区域。该地区为三江并流区域，所属青藏高原，余脉逐步延伸到澜海中南半岛，在各类作用下，形成罕见的高山深谷地貌。国内学者统计分析横断山区相对高差，发现 81.5% 地区相对高差均大于 1000m，37.6% 地区为 2000-3000m 区域内。山高谷深复杂地貌被逐步压缩，成了很小的空间尺度，属于显著垂直地带性特征。人居环境内，海拔高度属于关键指标。

二、傣傣族聚落的立体生计方式

傣傣族民众在澜沧江流域一般由 2-3 处住房，位于“中海”、“海顶”、“花独海”。满足了不同农业活动者的季节性居住需求。

“中海”高程为 1800-1950m，地势平坦，位于澜沧江河谷阶地之上，河谷地带积温较高，地表径流分明，农作条件较好，一般以种植水稻为主。

“海顶”高程为 2000-2300m，属于中山环境主村寨，积温适宜，附近虽有溪水，但是不能应用于灌溉，耕地周围分布有陡坡，但均为旱地，多种植蔬菜、玉米与核桃等。

“花独海”高程为 3000m 以上，被称之为改善牧场，积温较低，但地势比较平坦，多以山地畜牧业为主，一般 4 月份开始牧人驱赶牲口到高山牧场，随着温度转暖，逐步朝高山迁移，九月份朝山下迁移，十月底迁移到村中。

三、传统聚落对垂直地带性的空间适应策略——以傣傣族的立体人居模式为例

（一）同乐村立体空间特征

同乐村位于云南省迪庆维西傣傣族自治县叶枝镇，是最具代表性，历史最悠久的村寨。如今，以被划分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地理位置见下图 1。



图 1 同乐村、达尼诺、布拉村的位置关系

同乐村处于澜沧江东岸，又被称之为同乐行政村，村内人口 564 人，住户 123 户，属于同乐大寨，也就是上文所述的“海定”。该村位于西南向陡坡上，高程为 2200-2300m 之间，10 以上，积温为 4100，年降雨为 950mm。远远望去，傣傣族民居倚坡而立，高低不齐，错落有致，统一风格明显。村落所处山坡地势陡峭，坡度 40.0% 以上，村落旁旱地面积较大，并未形成梯田，且无灌溉设施。旱地农作为粗放性有“薄收”，耕地面积要“广种”，这也是村落四周大片旱地的原因。同乐村设置两处公共空间，村中心小广场、村落南方。房屋设置为两层，一层用以圈养牲畜，一层供人居住，二层划分为大小房建，与走廊相互连接，小房间侧面开门，大房间为堂屋，走廊为 L 形，浸透与山墙面形成宽晒台，小小灰空间就是村民的生活场所。

（二）达尼诺

达尼诺村属于同乐村江边村，位于澜沧江东岸河流阶地，被称之为“中海”，不行到同乐村需 2h。达尼诺村背山面水，东高西低，村西为平缓农田，村东边为陡峭山脚，形成“江—田—村—山”的空间格局。村落高程为 1900-2000m，10 以上积温稳定在 4800 以上，附近水系纵横流向，长年不断，水热条件较佳。达尼诺村农田为江边水田与

公路边缓坡,多种植水稻、小麦,粮食产量较高,灌溉水渠完善。与同乐村的房屋格局不同,该村居民为两层土坯墙瓦房,下层用以关牲口,上层用于住人。

室内陈设比较简陋,但均设置了火塘,房屋前后均堆放农具与农作物,村内公共活动较少,达尼诺村比较侧重生产性意义。近几年,达尼诺村交通环境不断改善,居住村民人数也逐年递增,与以往临时性住所相对比,居民的生活功能逐步完善,建筑外观也出现其他特征,文化交流加剧。虽说如此,村民均比较认同同乐村地位,一般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等重大,均要会同乐村举行,同乐村对村民的心理较为认同,且对村民的情感价值有重要意义。

(三) 布拉村

布拉村位于半山轮歇地,所处中山环境,与同乐村距离大约 6km,步行大约需要 2h。村址与同乐村相比比较平缓,坡度为 25.0%,视野较为开阔,背侧设置有溪流。布拉村有二十余栋木楞房,是村民的临时住所,散布区间为 2600-2700m,房屋四周为旱作农田,部分可见烧山开垦痕迹。布拉村 10 以上,积温降低至 2900,种植作物为土豆、油菜与荞麦等,林下种植有野生菌。布拉村木楞房外观与同乐村相似,但房屋尺度较小,建筑功能与达尼诺村相似,属于生产性较强的临时住所。房屋布局较为松散,房屋木栏周围设置有牲口圈,房屋尺度较小,内部陈设较为简陋,设置有火塘,农具与杂物堆放在四周,晒台与夹层均可作为储存空间,生产性相比以上两个村落更加突出。从布拉村往上,为 3000m 高程的中高山牧场,也就是“花独海”,牧场并不是非固定居民点,可供少数牧人歇息。牧场附近植被多为森林、草甸等,每年 5 月会安排 1-2 人集中看管全村牛羊,10 月份下山回村。

四、立体人居模式的成因

傣族立体人居模式成因可归纳为可能性、选择性与限制性。

傣族聚居在白马雪山南段西坡,从山顶向山麓气候依次为北温带、中温带、南温带、北亚热带,属于典型的垂直气候地带性,为立体人居模式提供了可能。

横断山系由地球内营力造成的大型褶皱山系,山体表面常年受到冰川与河流的侵蚀,内外营力不断叠加,导致山体本身呈现出异常崎岖、陡峭的地标特征。傣族民众在此生存很难开展生产,只能在遥远高度找寻适宜的生存空间,地表环境为立体人居模式产生了限制。

垂直地带性影响比较广泛,地貌、植被与土壤各不相同。江边“中海”多选址在阶地、洪积扇,地势平缓且植被多为

灌丛草木,利用性较强,但数量较少,适合河谷耕种的空间较少。山腰“海顶”与半山轮歇位于构造地貌,进而形成了新生代褶皱山带。这一地形特点为高褶皱较大,且起伏较大,多以森林植被为主,虽说面积可利用性较大,但粗放的旱地农耕产量较少,投入也较少,可作为最佳选择。同时,聚落空间得以主动调适以适应环境,如同乐村与陡坡的关系;接近山顶的“花独海”因部分冰蚀作用与夷平作用而相对平缓,多高山草甸适宜放牧。另一方面,傣族有悠久的游耕传统,这种古老的生计方式本身就需要大尺度的物理空间,垂直地带性带来的多种气候、地貌、植被等要素被“浓缩”至游耕的接纳范围内,在此意义上,大尺度空间的定居策略可视为游耕与完全定居之间的过渡型,生计方式的历史痕迹仍然可寻。在此过程中,傣族形成应对生存环境的物质文化,并在代际积累中将其逐渐社会化与制度化,形成较为完善的社群文化。即垂直地带性的复杂效应与文化传统的叠加为立体人居模式提供了选择性。

结论

本文站在垂直地带性对生计方式限定角度,阐述傣族聚落、居住空间特点及影响因素,获得以下结论:

i j 垂直地带性通过生计方式,在山地复杂地理环境内,发挥中介作用,对聚落空间产生深刻影响。人居住环境面临的问题在于“何以为生”。复杂的地理环境内,生计方式借助垂直地带性,将其转移成为人居环境,对聚落空间产生深刻影响。

ii j 傣族聚落属于典型的垂直地带性生计适应,可发展为一套与之匹配的立体人居模式。

iii j 聚落空间垂直地带性特征本身是复杂的人居模式,聚居行为应调节、适应外界,蕴含着丰富的山地生存智慧。

参考文献:

[1] 卢影,查月文,苏婉婷.云南傣族木楞房传统营造技艺及价值研究[J].中外建筑,2021(02):220-224.

[2] 陆邵明.基于视觉认知的地域建筑特征语言识别与评价——以怒江地区少数民族住屋为例[J].新建筑,2021(01):110-115.

[3] 袁晓蝶,杨宇亮.传统聚落对垂直地带性的空间适应策略——以傣族的立体人居模式为例[J].住区,2019(05):34-40.

[4] 杨宇亮.滇西北村落文化景观的时空特征研究[D].清华大学,2018.

[5] 杨薇.基于地方结构理论的福贡子里甲村傣族地方情感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9.